

論

語

後

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述而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釋曰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簡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明之也。包注祖述邢本作但述今从皇本。後注云親之之。申之者云夫子股後故稱股大夫爲我。或曰稱比於我者老彭也。我孔子自謂我竊比于老彭。倒其文可。或曰中說魏相篇有稱比我於仲舒之語。或王仲淹所據本於我二字互。也老彭或曰一人。或曰二人。禮虞戴德云昔商老彭及仲僕政之。欽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注以老彭爲商大夫。據此漢書。占今人表有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高注彭祖股賢大夫。又引此經以証是亦指爲一人。釋文引鄭君注老老聘彭彭祖禮。曾子問古者師行節正義引鄭君此注云老聘周之太史。則以老聘周史彭祖商史是二人也。漢書敘傳幽通賦若允彭而借老兮。訴來哲以通情。是亦以老彭爲二人。蔡夫論議學篇。顛頊師老彭。孔子師老聃。是以老彭爲顛頊時人。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篋名經。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此以商周二史爲一人。嚴鐵橋引鄭語注史記楚世家索隱。謂彭祖國名。卽大彭夏商爲方伯。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入百歲而滅於商。論語之老彭不知何人。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厭說文作厭从甘从夂

厭古今字

厭俗字

子曰人無有是

行於我獨有之也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

心解也弗說近世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

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

當別謙而又謙之辭也

默而識之注所謂不言而存諸心是也入耳出二

明敏博洽既不能默即不能識故君子以默而識爲貴也

何有於我言何難於已也經中言何有於我不難於自勉也

不以不慊夫子是以自任言此見人之不難於自勉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誨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曰夫子常

以此四者爲憂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從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何憂况學者乎

習得不求實是者也不徒義改不替意有所牽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君作宴正字見釋文居依舊解居處當作尻爲正字式三

謂居今躡坐字

引申爲坐義

馬曰申申

天天和舒之貌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也

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

故更着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

時着此曰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着此四字不得惟嚴人便

自有中

和之氣

燕居亦言坐也今躡居字古祇用居居有坐義也詳見十七

篤申申如狀其躬之直天天如狀其躬之稍俯也此記聖人徒坐之容合伸屈觀之而見其得中也說文天屈也段氏以詩風有萋楚傳桃夭傳皆謂物初長可觀也物初長者尙屈而未申此文上句謂其申下句謂其屈洪筠軒曰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式三以此言坐容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从舟舟說文作𦵏一本無復字見釋文

傳

子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

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頌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虛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可體故志之而已

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不可不修者也此經言志於道行事之當然焉道則純粹中正之名也經傳中言道必合用說而始通何解邢疏以虛無爲道老佛之說曹正夫曰佛氏以空言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

據於德

有成形故可據

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育日新之功矣

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德行內外之儀在心爲德施之爲

行周官原文以三德三行並言故注云然裏記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鄰君所據也散文則德兼行言故周禮大司樂注德能躬行者此朱子注亦兼內外言也志道者博所嗜謀德則堅所守矣

依於仁

樂也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

而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善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也智仁勇三達德也而仁爲善之元學者以仁立心而生生不已之真誠運之聯合族黨遠之參贊天地德所以成始成終也

游於藝

禮記六藝也不足據衣故曰游

遊遊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感德則遺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替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博博者博學無方徧閱歷以知之也張橫渠云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意本何注淺言之也近解云依仁之後有精義入神之妙方可謂游本稟注先後之序而申之淺言之也然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並非截然判先後四事正如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皇茫游者履歷之游宜因游歷以知之也皇茫是

博又曰六藝之學禮樂者三者之重兵說者於諸經御則僅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後世之徒發問天次學宮就錄以為養心之功吳射言元三經二之術字按子案疑于賦而又於序觀才武藝寓於此言武藝下立即說文臣吳武吏判然不

能相兼政事亦由此而美而禮之散見諸經者復弗深考詩
數二者尤大備所不遠則六藝廢矣夫失其義陳其數雖禮
樂一而技也由形迹而求理義六藝皆道德之用也周官之
灋教萬民以藝養民子以藝竊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攷勸
鄉大夫之所察以賢與皆以藝官正之會什伍耆子之進退
遊停亦莫不以藝士固有帶於藝而不聞道者豈未有不通
於藝而遠高誘道德者此實學之所以出也今大藝之學殘
缺矣其中易於復古而濟於時務者則有如射與數其復古
甚難者則有如樂而雅可考正性非釐定得失者五禮與六
書耳艱之大綱爲五專卑聚會之節親疎隆賤之分先王本
諸性情而制爲度數既使之準然各營于人心而無過不及
之差細而起居出入之微亦有所持循使人莊敬日強而非
僻之心無自入學者高言志道讓德依仁而不亟亟于望其
能不違道賦德而大遺乎仁也耶大等之法二二指事日月
象形江河形聲武信會意四者爲古昔字體所由製聲音所
由分考老轉往令長假借二者爲古昔用字同異之辨而包
括詁訓之全學者不聖心于此臧氏玉林所謂不識字何以
讀書不通於訓何以明經也古之識字者曰反正焉乏皿蟲

爲難止戈爲武道莫精於是後人以冥悟爲仁以虛無爲道
以清淨爲德唯訓詁文字而管理義辨遂至於此君子博學
無方六藝之學皆宜備
歷以知之故曰游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傳 孔曰言人能奉禮自
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釋 脩猶也十篋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其至
薄者葢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
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也
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注 自行束脩以上謂季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鄭
君注加此漢時相傳之師說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自行
束脩說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季十五以上冠笄傳鄭曰吾
自束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明季十五
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異於鄭君然魯秦晉孔疏引孔注論
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爲某傳束脩一介臣之證是孔鄭注

同益年十五以上束帶脩飾以就外傅鄭君與孔義可合也
曲禮童子委鞶而退疏曰童子之學悉用束脩故論語孔子
云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又一說
後漢和帝紀詔曰束脩良吏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獨經網
鄭均傳均束脩安貧馮衍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
脩至行爲諸侯師李注訓爲謹束脩潔孫氏示兒編據之爲
潔己以進之
義此又一說

脩又曰邢疏引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少儀其
以栗壹酒束脩一大賜人穀梁傳束脩之間不出境中是知
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
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據邢疏則自行之自當謂爲從朱子注
十脰爲束亦從邢疏儀禮聘禮疏常鳥銘十卷者皆名束至
於脯十脰亦曰束朱子注又言不來學則無往教禮記辨義
此謂自行以上爲躬行束脩之禮以進陳氏禮書曰脯之於
禮可以爲輕可以爲重可以用之於辨可以爲羞之於後膳夫
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壹則脯醢而已冠禮三加有乾
肉折俎始醢再醢則脯醢而已以脯醢之於魚腊俎爲輕故

也大饗有腥熟尙服脩以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
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盛賓執脯以賜鐘人昏禮婦摯服脯
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爲重故也用之於前
則冠禮始燕再燕之類是也蓋之於後則遠人加籩之實粟
脯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困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
爲說之如此則謙恩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忍
其類則不
復重教之

困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
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
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
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
發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發至三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大

禮記禮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鄭君注曰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易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貞鄭君注曰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瀆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寶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

子會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禮記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禮記一日之中或歌

或哭是褻於禮容

禮記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

後可以
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謂或作周
藏古本作

臧皆見說文惟唐
宋石經皆作唯

孔曰言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目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
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為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程叔
子大賞之朱子申尹說謂中人之情俟事之不得成方委之
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委之命也聖人不問命祇看理義何如
注引尹說即此意式三庸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
不同庸人以智術之不能挽者為命聖賢以禮義之可得
可得為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以禮義之順逆卜
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之知命樂天而為聖之時者以數命
與性命分為二而有命不足道之說是淺言命也詳見子罕

言章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軍从夕本作軍隸
變軍轉寫作軍

爾雅

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

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已俱故發此問

爾雅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

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爾雅

此與上章類記

之未必為一時之言

子曰暴虎馮河歿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暴今說文作暴依字謹引說文作暴依五
經文字作暴馮借字依說文作湖正字

爾雅

孔曰暴虎

徒搏馮河徒涉

爾雅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則教其事成謂以其謀言此皆
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亦用，舍之而不藏矣。是以進類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豈與夫子之言甚固其失而教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

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問臨事指三軍之事，而夫子所與在，未臨事而知之，懼而好謀以繁行言說，本張敬夫義亦通也。懼者小心周密之謂，趙充國攻羌以遠竄，侯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使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者。當謂李廣之不擊刀斗程不識之行，伍整嚴，孰得孰失於懼不懼判之矣。懼而謀，謀而必成者，兵法在先置己於必不敗，以乘敵之可勝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坐得必勝之道，所以一勞久逸，百姓無驢武之害，軍國免耗罷之憂，運籌決勝，可以成功，爲後嗣乎。然則臨萬氏言成敗利鈍非天，逆觀其說，若何曰：後出師襄僞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真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釋注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貴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若云非惡富貴而不可求以其

在天無可求之道也釋注此辨道之不可求也道苟不枉身屈何傷若未富而必有害於道是不可求矣所以自達其好道之心而不以此易彼也執鞭解士淶狼氏是下士之職鄭君問官注以此是也周官淶狼氏掌執鞭而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辨王八人各六人疾伯四人子男二人司市凡市入則笏執鞭度守門左傳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又公怒鞭師曹三百此鞭所以毆人曲禮乘路馬載鞭策左傳左執鞭弭此以馭馬曰鞭者假借施人之用爲施馬之笏也詳見說文段氏注

子之所慎齊戰疾

釋文齊本或作齋同案齋正字齊借字

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也哉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職則祿之歟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歿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異為樂之至於斯也

或作媯非

式三謂王肅以斯斯齊後人遂改爲作媯從王貌而又變者也

肉味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子齊句與子在陳何竟或氏能讀效與聞語句三
月句夫子以魯亂遺齊力不能壽觀古樂而讀之而未
久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闈夏弦誦以
樂誦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爲文帝作王制云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
月未終經者無易業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
之遂學之兩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師襄類請益夫子始
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
當聞韶之儀舜虞帝九成之功訂有司數傳之失必有同於
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斯斯韶也
不圖爲樂至于如斯韶之美焉此未得其美也尙書言簫韶
九成獸舞鳳儀季札論韶天轉地載夫子契之已久然事非
親習焉徒以攷尋典故想象勞髡自焉有
得維留人不能故歎不圖至於三月後也

拜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
孫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

問其意助

輒不乎

輒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魯，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持有疑而問之，諸應辨也。

蒯聵蒯聵得罪，集注為是近儒從劉原父說云：蒯聵無殺母事，左傳所言由南子之黨成其獄，故經用書衛世子蒯聵信如是聖門高弟復何待疑？詳見正名章。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伯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怨乎？鄭曰父子爭鬪，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

君明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歿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會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腐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以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奉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屬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怨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朱子或問云子貢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故問怨乎以審其趣式三謂怨憾也輒不可拒出公之父而據其位積亦不得欺已死之父而取其位故輒雖讓國而國終非曠所得或者由是而貽後憾猶之讓齊而齊不立讓夷而夷不立或者夸齊自憾其無益故專論之以定其案

也。考齊以讓爲仁者，陳安卿謂伯夸不得先君之命而內無所承，烏得嗣守宗廟而有國？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其父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有國？陳說甚是也。式三謂舍夷立齊亂命也，伯夷尊父命不以爲亂命也。如叔齊成父亂命，陵兄之賢，安知九原下無悔心乎？惟夷齊各遂其尊愛之心而無後日失國之憾，大倫爲重，得民社爲輕，此所謂未仁得仁也。而輒罪以定矣。注兼言諫伐紂事者，以君臣之倫爲重而救民爲輕，義亦相通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疏 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飯 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

者何
事

疏念孔注以爲菜食皇本說作蔬古鬻食以菜和之也程氏通說緣以疏食爲稷說詳鄉黨篇樂在其中與顏子不改其樂有別彼云其樂甚顏子樂道之樂此言樂在其中謂貧賤之中亦有可樂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能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於我猶言於己與後篇吾止吾往之吾同言凡人_也之身也浮猶過也如浮雲朝靈快過不足凭於己也鄭君注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釋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百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釋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

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

延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遠選存亡之道故可以無
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
不學而又不可
以易而學也

釋加一作假謂克侯之也書天惟五年須臾之暇本亦作
假古字通用史官告假卽告暇也可無大過依史記說指贊
易之無差何辭同以下雅言例之此爲正義據釋文魯論易
作亦則是晚羊自廟之辭皇和疏及朱子注言學易可以寡
一身之過又一義以易義言之坤戒一朝之駟臨防八月之
消惟易每杜於微乾以惕而无咎震以恐而致福惟易每觀
其變易言吉凶所以示人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善補過者
无咎易之教固如是聖人欲人寡過勉以學易義亦通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釋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故必正言其
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釋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者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
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

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然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

而類記之。

○程子曰：若說雅言者，正言其音，筆解徑改言作音，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鄭君注曰：爲其失事，正孔疏引何允說曰：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執文行事時也。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時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彼疏引何說，申鄭君義一說也。朱子謂雅爲常，本程子雅素之訓，而用爲常常之義，別一說也。式三謂雅正也，正言者正其所不正也。文選註葛山師表察納雅言，注引此經是也。占禮失傳未免以誤沿誤，且周末文敝，卽詩書之論說必有曼辭俶詭而不守正者。夫子信而好古，深惡夫不知而作之失正也，故刪訂詩書攷究古禮，其言一歸于雅。鄭君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是門弟子身通六藝，其撰微言皆兢兢然遵夫子之旨，爾雅其一也。執禮行事所執之禮也。葉少蘊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于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太史

掌邦之大典，居一屬。其曰大祭祀宿之日，禱禮以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曰：「孰書以昭王。」小史大祭祀讀禮，塗凡此或讀之以登，或誦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凶。惟孔子獨能知之，故子所雅言亦謂之執禮。葉氏此說，卽曲禮孔疏執文行事之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于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同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皇本云上
有也字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悅
焉日有莘莘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
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
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李安溪曰自古聖賢未有不兢兢業業以存心矻矻孜孜而終老者蓋自強不息天道如是聖人之心自然與天同道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東坡曰言

此首勸人學

謂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准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聖人知微以求之求義理也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義理所在也聖人生知善悟而古今制度之殊事變之極必學之以驗

其實然後此心全體洞然無不通矣而何肯自以爲生知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弄鹽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唐石經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

焉釋文本皇本高麗本俱同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

善從之不善改之故風常師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下

賢而內自省則善焉皆
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傳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

以聖性也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國語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

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

害己

隱史記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
欲殺孔子援其橫孔子左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所
以曉諸弟也朱子或問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
孔子之于公伯寮孟子之于臧倉是也其爲自必之辭則孔
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察倉之爲謂懇利害在廢與行止之
閒其說之行世固有是事矣聖人豈得自必哉至于桓魋匡
人直欲加害孔子則聖人固知其決無是理也聖人微服而
過宋者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忌未嘗不

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于斯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燕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止也

隱 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曾廣道演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某之心也

隱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曾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隱 不對示也與對示也經傳中言與者有對義左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對並也一與一誰能懼我與對敵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原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程 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傳 博典籍敏踐履盡恩慮實言語四教之別也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者爲言之忠經有以信指心者不滲初心之謂信合言之也判言合言義不相悖此經則判言之也後儒謂于己言忠于物言信分體用也合言之則誠耳近解宗此四教爲三非也或曰易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其說疑與此相悖曰業德之發諸事也修辭信也立誠忠也是進德之事也正與此相發明矣或曰注言忠信爲本何說曰四教並重不宜偏重忠信經戒忠信不好學可鑒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世無明吾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君子擇善固執道或有偏倚功或有閉斷所以未及聖人也禮五義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吝不知聞識廣博而色不伐慮慮明達而辭不爭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疑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韓詩外傳三曰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集注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

有恆者不瓜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後案或有或盈或泰皆善也有恆者不欲襲

善一時志在行善而期以久者也久則善矣

凶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張氏曰難可

名之爲有常

魚三青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陋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意在襲善已無持久積學之意也久則自知名實俱喪而心術尤不可言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依說文麋杙字作弋弋射字作惟宿从宿宿古文夙字

網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網者爲大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網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網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豈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網有二說皇疏約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網者作大綱
廣遠于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皇疏申孔注是據
形疏細網爲羅以繩爲大綱以羅屬著綱橫絕流而取魚集
注本之弋有三說見皇疏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
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羅以
取鳥謂爲繳射也其一鄭君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于矢謂
之矰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籠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版也矰
矢不在籠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集注从鄭君說宿止
也見說文此言日中巢棲之鳥非必夜止也身飛集無常所
其日中棲巢者必伏卵青羅之類夫子不射之禮所謂不卵
不殺胎不取天
不覆巢者是也

又曰後儒求深者謂夫子仁心非不欲不釣弋特以實
祭爲之此則釋參合之言也釣弋豈博供賓祭不欲釣弋正
可持齋食蔬而卒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乎式三謂諸橫生豔
以營從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類營而不變孟子之言也魚
鳥本養人之物不網不射宿取物以節而已文王言生十殺
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孟子言數罟不入滄池魚

意不可勝食意可參悟經記
聖人事有淡者有淺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

云然也孔曰如此者次於生知之者也

集註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盡
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
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者雖
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包曰此即述而不作之意也從之識之謂述也識者辨而存
之也古記識知識同音義兼之爲備也述而須擇之辨之當
時篇籍淆亂眾說宜折中也言知之次者次於作者之聖也
作者創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之所已知不知而
作者不能擇多識多凡創之而害于理者也一日作謂作事
也不待多攷究而作之得理者上也擇多識多而後作次也

矣作下也義亦通集注以知之次爲未能實知其理未知其理安可謂能擇能識此注之誤也王伯安曰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傳亦于聞見之末故曰知之次亦失聖人勸學之指矣聖人教人爲知之次王氏傳教人爲知之上可乎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國語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尊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國語曰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

保其往也

石經潔作潔潔後作字

孔曰敬語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鄭曰柱猶去也人處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程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之
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
潔目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目
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
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
不爲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堯
皇疏往謂已過之行近解从之依鄭君注不保其往即
不與其退之意也張敬夫謂與其潔不保其往承上文反復
言之趙鹿泉標上三句明所以見
童子之意下三句廣言與入之道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集

子曰仁道不

道行之則至是也

集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
求之則印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
至何遠
之有

聖道斯仁至當作仁斯至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作我欲
仁而仁斯至矣潛夫論交際篇作我欲仁仁斯至矣可據也
此爲殘刻不行仁者發怵惕惻隱心所本有返而未之則不
忍人之心生矣濟而充之則不忍人之功行矣行至于仁在
我之數百近解元
妙祇是立地成佛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釋 孔子曰司敗官名
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釋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
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荅之如此
釋 邢疏引文公十一年左傳楚子西曰臣歸疾于司敗也
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集注本此據鄭君注陳姓司
敗名齊大夫昭公
名稠或作稠作稠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史記卷二傳呂氏春秋期皆作

旗攷異云齊樂施

鄭禮施皆字子旗

爾雅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

姬姓週同姓不婚而言取之常稱吳姬諱曰孟子

非曰黨魯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

使若宋女

子姓者然

君娶於吳句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句同姓爲婚于禮有

如北義見左傳及坊記疏是也坊記云魯春秋魯大夫人之

姓曰吳其或曰孟子卒據禮孔疏及北邪疏魯春秋舊史所

齊曰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今春秋經文不載其

事式三朝或曰孟子卒者春秋哀公十二年文不書吳姓此

禮所講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孟子孺子據注謂如仲子孺子

之娶於宋然鄭君禮注以子爲且字且薦也男子二十而冠

禮所講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孟子孺子據注謂如仲子孺子

曰某甫至五十以伯仲曰伯某甫則某甫
焉伯仲之薦字今以子爲孟之薦字也

巫馬期以告

孔曰以司

敗之曾告也

巫馬期史記索隱引鄭君注云魯人家語云陳人王賈
以此章有陳司敗攝進之文意謂陳大夫與陳人相讎故云
然

子曰止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曰諱國惡禮也

聖人道問故受以爲過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妻同姓爲知禮故
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
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
如此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

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
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後案昭公非不知禮者也不能守禮者也以知禮者直辭也
亦以國君之故不深言也陳兩敗淡言之則夫子受以爲過
而已矣近依孔解傳言諱堅信如
是司敗之問期之告皆不若可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原樂其善故使

重歌而後自和之

原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
者善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
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
邪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後案子與人歌句絕統下使反而和言之善者是人自歌必
使反之者是善者復自歌而後和之者或人與子同歌或子
之自歌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也或曰歌者一曲未終
不怠和俟其曲終與人同歌方爲和此說未必然或曰子與

人歌是先與子
同歌尤未是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釋 其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

言凡文皆不勝于人也孔曰身為君子已未能也

釋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

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

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遽能躬

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吾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釋 何讀文真為句言文與不文也式三案說文恣強也慎

勉也文莫即恣慎借字爾雅恣慎慎勉也廣雅文勉也勃

莫強也方音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

者謂之侔莫謂文或用正字或用音近假借楊氏丹鉛錄引

晉樂肇論語曰燕齊謂勉強為文其近劉端臨亦申楊氏

說云爾勉密勿履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猶人謂努力猶

人而實踐君子有能深進自求者未之逮也君子成德之名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詩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釋 子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馬

曰 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况仁聖乎

釋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詩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屬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服詩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淡知夫子之意矣

釋 云爾猶言如此已矣無他之辭夫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無所不變之謂仁我則爲之不厭未化并未大也詩人不倦處于所誦者也庶幾如此而已人遂以聖仁許之哉正唯弟子不能學者夫子學則極純亦不已之誠詩則大善與人

同之量正盡仁
之所由發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曰禱爾于上下

神祇子曰止之禱久矣

釋文鄭本無病字案集解子路
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禱爾于鬼神也周曰有諸言有此禱爾于鬼神
之事乎孔子曰子路某指也諫禱篇名孔子祭行合於神明故

曰某之
禱久矣

禱爾于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諫者哀歎而述其行
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
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
可遷其祭行固已合于神明故曰某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
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于
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子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
事禱
之意

陸德誥說文引此作譚或作譚余功譚以亦福也段氏注曰
編施于生者以亦福誅施于死者以作禮論語之誅字當作

編集注

誤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依說文作恭爲正
字皇本借用遷遁字

賈疏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

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賈疏孫顧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

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戾戚戚

賈疏曰坦蕩蕩寬廣

貌其威或多憂懼貌

賈疏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賈疏坦大也見文選西京賦注戚戚卽詩之蹙蹙得以憂

爲縮小之貌說文無蹙字凡經典戚與蹙同憂者皆以愷爲

正字固迫促者以威爲正字卽威近義之引申此或或當
迫縮與蕩蕩反對也蕩蕩威威心與事兼言之近解云論
不論事未濟之過也荀子儒效曰爲君子則常安矣爲小
人則常危辱矣凡人真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爲能
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一本子作子曰皇本作君子
陳氏古訓曰禮按今皇本脫君子

義疏云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屬世也

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于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神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朱子于孟子注云精聖和聖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四時者也與此注陰陽合德節

相足成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經言聖人之威儀而注推
本于陰陽合德
與左傳合是也

受業壻王慈惠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泰伯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

吳太伯世家引此文泰作太索隱引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
宋泰古文作太隸作太从古文省也漢書地理志引此經亦
作太德當作泰爲正字再本亦作德
見後漢丁鴻傳稱當作解屬正字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賢
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
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
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

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曰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世謂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

秋傳

三讓者曠周也鄭君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大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返季忍爲夜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皇疏引范甯說言泰伯一讓王季二讓文王三讓武王王氏論衡四諱篇言太王薨太伯奔喪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諸說各異其爲讓

周國則阿也讓國而云天下者以當日言則讓國以後日言則讓天下夫子言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語意相似自朱子始有讓商之說云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陳安卿曰當時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睥睨于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爲至德顧亭林曰將僭泰伯之讓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合觀諸說知三讓之必爲讓周也無得而稱得一本作讓見釋文後漢書丁鴻傳引經亦作德李注又引鄭君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善故人無德而稱讓李注則鄭君注亦作德無德而稱爲言無德以稱而以也歸熙甫曰伯夷顧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閒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之日相與妻妾衣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泰伯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屢蒞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夫子所以演歎其不可及也李安溪曰伯夷讓於父沒之後則父過既彰宗社終于無主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閒而爲德之至也

又曰朱子讀商之說所據者許魯頌左氏僖公五年傳
耳魯頌實始翦商據段懲堂以翦爲剗之借字說文剗齊斷
也與巨等翦孝之訓州合周至太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
並立故曰齊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避
於城下太王遷岐在武乙暴亂之時德化所及鼓與商齊夫
復何疑左傳云泰伯不從朱子以爲不從翦商之志金吉甫
謂傳不言所以不從者爲何事史記周本紀吳世家皆不言
翦商之志是謹遵朱子者於此亦有異議假氏曰春秋經從
祀先公左傳使亂大從從類也太伯不從謂不肯順其長幼
之次耳式三案史記晉世家泰伯亡吞是以不綱司馬子長
引經傳有不明者每易字而明義此以不從爲亡去其義甚
也段氏說亦分明凡此皆可以校正朱子注而知讓周之說
爲是也二程外書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
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首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
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
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二程之說如此皇疏或說內已
有此意近儒申此者謂夫子所言非指周家之天下亦非指
商之天下且謂泰伯身爲之子國非世子所有不得云讓國

者式三朝加程說經當作以天下而三朝申之者尤非程子本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

則絞

禮記 意受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馬曰絞絞割也

義 意畏懼貌波急切也無

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禮記 意作認爲正惡意惡惡及子史通用字說文所無荀子曰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引荀子認作認注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意之慈懼貌也文選驛都誰助提而無節李注亦引此經是古字通用也恭無禮則勞慎無禮則怠者人有一尊長之齊杖一難大之投遺而手足無所措目目視所加者由于未嫻禮節恭其所不必恭慎其所不必慎也勇亂直狡則愷愷之爲害也人苟無禮柔則侮剛亦侮

君子爲於親則民與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包曰真起也若能厚于親屬不忘遠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論薄也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故舊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荒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漢終追遠之章相類吳說近是

爾雅吳才老指爲曾子之言隱耳禮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引經題孔子曰漢書平帝紀五年詔引此經注以爲孔子之葬篇竺之借字說文爲馬行頓運也竺厚也偷偷之借字說文偷謀也偷又有巧機可醜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偷謂割不謀夕此經偷對說語言訓爲暫義正通說文無偷字女郎偷巧點也此今偷盜之本字凡經傳中偷偷字訓薄謂暫爾苟且者正字當作媮媮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啓 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

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啓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于父母，

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

啓 啓文肩開也。啓教也。訓啓爲開，衾啓爲右字式三，謂

啓爲啓之借字。啓者察察之謂。曾子自述其平日一舉動之

必察也。說文又引

作踐存異說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古冰字作夂，冰古疑字。

啓 孔曰：言此詩者，喻己

常誠慎，恐有所毀傷也。

啓 詩小閔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墮

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 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

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諒其言。

至於將水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父呼之以致反復丁甯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焉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焉是始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禮記禮記會子易贊事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又載子張病各申詳而格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合此程觀之知賢者之自勵如此呂介孺謂孔會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曾子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水而後已關發經意亦慄集注范氏說以虧身虧行分言失之也人惟保行斯保身此所以戰戰兢兢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馬曰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說苑

修文篇曾子有疾孟釐往問之天下曾子語亦與此經可異

問之天下曾子語亦與此經可異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曾子曰欲戒敬子

言我將以言善可用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竊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辨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

辭氣斯遠鄙倍矣邇豆之事則有司存

邇下从同不
从宀从劣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也出辭氣能順而執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包曰邇豆之事則有

司存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邇豆禮器

貴倫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壯也律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邇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焉政之本學者所

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邇豆之事
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
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舉
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山斯遠
邪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邇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
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
物之細則
有司存焉

鄒君注以道指禮是也遠恭慢近信遠鄙倍據鄒君注
指民言在上者能重禮則一動一正一出民必以禮應也據
朱子注則身自遠之自近之也近信者喜怒哀無所矯飾也注
云操存省察申之者云靜則操存動則省察據金吉甫說孔
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容貌言色無時不然故此動正出
即存養之地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目遠與近即所貴乎道
之功學者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偽孰鄙孰倍而
即遠之近之若夫從容中道則異時成德之亨也金氏申明
注中衛身之要即此由是而推之政大小眾寡之無敢慢衣
冠瞻視之望而可畏有和平寬大之象無迫促難險之私故

朱子以爲
政之亡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管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那本作技磨以後有此比技
字皆从殘肉與祖同意不能文

劉翹包曰技藝也言見便犯

而不報也焉云支謂是爾

謝氏曰謝氏以爲頗淵也顧子之心惟知義理
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

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
或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謝氏唐太宗嘗舉此經問不能問寡若無苦遠之義孔穎達
具釋其義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三才靈神明外者元氣行
並耀聰明以才陵人則下等不通取亡之道也朱子於政問
引洪氏說曰吾河能矣豈不捨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
不能于此而能于彼也吾固多矣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
然或失于此而得於彼也孔對洪問皆確實當與謝氏說參

悟之也。枝也。氏則報爲是事之用。相當者爲報。犯而報者人
加以非禮。而必以非禮報之。是已亦陷於非禮。左傳所謂尤
而效之。晉大夫生也。云云。以直報怨。不以怨報怨。卽不
校也。謝氏以得失。則忘焉。不校。米子因之。言初我年。閉生注
者。遂有齊物我。遂是非之說。米子或謂中。亦有孟子三自反
不如類子心。理。理之。於是。思。注。者。之。所。據。夫。式。三。謂。孟。子
言。食。飲。行。衣。皆。下。校。之。道。而。三。自。反。者。報。復。非。不。得。已。是
非。則。不。必。忘。也。陸。稼。書。說。言。子。無。所。爭。章。曰。世。閒。有。一。等。人
。諷。怨。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罵。高。論。託。于。萬。物。一。體。特
。亦。亡。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後
。圖。申。謝。說。不。出。於。陸。氏。所。病。之。二。弊。以。此。制。行。則。決。爲。鄉。愿
。老。莊。以。此。論。則。不。能。盡。服。乎。人
。心。若。事。以。之。不。可。不。得。者。如。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金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也寄命攝君之政命也何曰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不可奪者不可傾奪之也

其才可以備幼君攝國政其節至于成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

如是可謂君子矣

儀禮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之君見周官疏引鄭君此章注百里畿內外珽縣之地最大者故經傳稱諸侯為百里易曰震驚百里命謂國祚也君相有造命之權命吉凶命祿年皆在執政者之用德所命可寄命者能縛國家福非之命也臨大節凡當大疑投大難皆是也經傳言節曰言諸節皆指事之難治者也不可奪不得傾其謀不得預其操皆是也可託可寄而又言臨大節舉其變以牢言之也非分言才德也與疑辭非疑辭也反復言之見非君子不能也深著之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包曰宏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宏毅然後能負重任
致遠路也孔曰以仁爲己任重其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毅宏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宏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攻其
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
息尚存此志不奪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宏而不毅則無
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墜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宏大剛毅
然後能勝重
任而遠到

包曰教之謂包氏爲邑程子以立規矩言未諗毅非強忍詩
見後篇勝重致遠各兼宏毅以毅爲致遠巧夫之仁以爲己
任德孟子所謂自任以天下之重之後漢書荀爽論曰毅
仁爲己任期舒民於倉卒也三國志原傳云孔融以事喻
原云仁爲己任授
手浸弱振民於難

子曰與於詩

詩經包曰與起也言
情身當先學詩也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三吟詠之
仍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爾雅詩有成孝敬厚人倫者知大本之不可虧也有美教化
移風俗者知盛德之罔弗孚也有威鬼神動天地者知精誠
之无不格也變風變雅之作或以一人之好惡見一國之盛
衰或以一事之廢舉見一代之隆替論治既知其本而蒸民
言有物有則板書三明三巨滿言有初有終天人性命終始
之道備於此卽至桑中漆洧髮于祖一而勸百讀詩者審其
致此之由而原其風刺之心豈不可爲萬世之龜鑑乎此詩
之所以能興也以聖門之學詩言之三縣蠻之止耶隅而揚
人之知止於鳴鶴之微桑杜而危國之能治者夫子也於情
野繁絢而知禮之後於切嗟殫瘁而知學之進卜氏端木氏
也於言飛魚躍而悟性之分於物於衣錦尚絅而斥文之惡
其善者子思子也推之大學言治國平天下皆引詩以爲證
亦夫子之教也興於詩者正當如此集注云詩有邪有正金
吉甫申之謂夫子刪詩取其粹然一出於正者自夫子三百

之詩不存後儒以難本之詩足其數那詩始復見何與起之
有金說非朱子之作而其源由朱子說詩之誤也辨詳爲政
篇

立於禮

所以立身也

禮以恭敬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
膚之會筋骨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
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禮之輔漢鄭曰禮之規矩森嚴綱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
膚筋骸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輔氏數語較精式三謂內
而起居出人之變外而尊卑親疏之節各有所持循存於心
者莊敬以強非僻無自入施諸事者固執而允蹈之不爲習
俗所
也

成於樂

樂包曰樂

所以成性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下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時如今之歌曲雖闔里童穉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饗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樂所以化拘苦之迹宜沈鬱之情也記又曰著不息者天也
又曰禮樂斯須不衣身君子之於樂以暇豫之時養和平之
氣所以防閉塞之弊密涵養之功也此成之所以得於樂也
或曰經言王者之化也美刺見於詩韜軒采之所以示勸懲
而正風俗也發情止義賴有制度品節之分所以令人知操
守也樂則昭德象功作于王化既成之後所以見至治之成
效也漢書禮樂志曰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
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或又曰此
當依華解官三者皆起於詩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立于
禮也詩制而樂正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
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也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
也。程子曰墨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

知且能使之由之謂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

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能使之畏威寡事不能使之就學而明故事所宜行倘或不
行使之可也若有不能知者而必使之知則滋其心之惑而
多其事之疲耳由與知無不可使之則有可有不可此爲民
之不自由不
未知者言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

必將爲亂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

包曰好勇而不安分別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誠

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包曰此示在上者以弭亂也後漢書郭泰傳引此經注引鄭

君說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至使爲亂也又

張僉傳論云終嬰疾甚之亂結詩宗以

後漢黨錮之禍起于疾惡之已甚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謂孔曰周

公者曰公且

謂才美則皆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歛。愚謂驕吝雖有盈歛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謂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謂穀善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亦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于穀宜不易得也。

釋文穀訓祿易音以鼓反鄭君注如注朱子注本之例
得引孔注穀訓善釋文穀公巨反是讀穀爲穀不易得據孔
注作不可得言學之久而不至於穀必無此事也趙鹿泉謂
三年猶不至善是至善之難經言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遜
志時敏也
此又一說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行聖當然也

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
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
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彌遠朱子文集方賓王之問與朱子之荅甚詳大意謂當時
學者多以萬理具於心識得心則于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
而以致知之說爲求理于物則是外物而方氏與朱子皆言
人雖無那心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而往往不合正理蓋古

人新難存心者將推此以竊天下之理今之所難者心也
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者此說知信信者不可不至也好學
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包曰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
故去也臣弑君子弑父黜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亂者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
可也亂邦未危而利政紀綱紊與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
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
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道之術也危亂之與色注為垂蓋所居者亂必去之今所入
者將亂而已避之也邦與天下以一區一世分言之也李安
漢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猶有邦之可擇也若夫天下無邦
則惟有隱避
不出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用然後

為君子之全德也

樂許之流傳于自保其身雖生而無用可恥也無道而仕生可恥死亦可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大夫則百官皆別有矣

子曰師肇之始闕雝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肇曰師肇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師術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肇識闕雝之擊而首理其亂者洋

洋盜目聽
而笑之

師琴各樂師各擊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琴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鄭君訓始爲首而云首理其亂是鄭君以理亂爲亂入字爲句史記孔子世家闕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王氏維騷亂曰注亦云亂理也孔氏樂記復亂以飭歸茲曰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又復亂以武裝曰舞畢反復亂理欲還之時擊金鏡而退治亂以相益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階說以理亂曰亂謂結無異後儒誤以鄭君勸素亂之亂故駁之所謂以不在爲狂者也國語魯語閔馬父曰晉正考父枝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陣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可恪故注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章注亂謂變亂而爲曲終之名劉彥和文心雕龍詮

賦篇曰既發端于倡始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律言亂以理篇
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股人輒頌楚人理賦斯並謠裁之
書域雅文之權輿也劉意亂訓理亂而爲終篇之名顏氏漢
書揚雄傳甘泉賦亂曰注與劉正同集注亂樂之卒章正本
諸說亂既曲終之名關雎自成一曲何以總名曰亂朱子文
集云此等處今不得聞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又語錄云
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至此
即是亂又曰亂乃樂終之禱祭也考此或有聲無辭據諸上
則朱子究無定說矣金吉甫攷韻云辭以卒章爲亂樂以終
爲亂此統言河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麟趾也此別一義近
解以合樂爲亂趙錄峯
自此說亦非朱子本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愚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也恇恇恇也宜可侗也言特與常度反我不若之

侗何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
之辭亦不屑之致誨也。蘇氏三天之生物氣當齊其中

材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此則天之降才也
必善惡其不善定者必剛有是病必有是德則天下之英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釋

美舜禹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

集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後

申集注者不與以勢位崇高功業闕博言孟子謂所樂

不存所性不存者是皇疏既申何解又存一過云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盛也式三案孟子答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爲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引此經及下章爲證而此經下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復舉章類叙則不與者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勤職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顏注言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王充論衡掃增篇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然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言劉賓崇讓論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己仰其成何與之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

廣遠 孔曰開法也美堯法天而行化也包曰蕩蕩

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唯猶獨也 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六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

語形容也

蕩蕩 蕩蕩皆贊堯之譽 魏魏乎句宜讀斷見趙鹿泉說堯則天尹氏以無爲而成言是也天無爲而四時行百物生堯無爲而百工登庶幾熙孟子所以引此答陳相也無能名不可名狀也筆解云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能識其名也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漢書敘傳引經功下煥也字章下有也字

明也 其立文取制復善明也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

成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惟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纔然煥然而已。

章 堯無爲大莫能名，然一時之功皆其功文章，皆其文章見堯之善任人而不待自爲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 曰：禹稷契皋陶伯翳也。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翳也。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隨攸。國朝石經制臣字。

馬 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齊乘誓之，許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侍以馬子爲臣母之義，蓋邑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國惡亂謂治齊突幸稷志云治亂之亂从乙乙治也煩敲之敲从支支頰也平有亂十人辨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石經於書蔡謩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八季及此經皆本無臣字者是古本如此故馬注以十人中有文母左傳疏引鄭君注同後人因東晉晚出之太誓增臣字劉原父以子無臣母之義遂以邑姜易文母

已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孔曰唐者堯就虞者舜就際音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此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此周周取盛多賢才然尙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古注謂周才盛於唐虞唐虞附代五人周一代十人是周盛也申朱子注者云唐虞盛于周而夏商不能及難也十人取足于婦人難也周十八而以五人爲盛者蔡介夫謂不計多寡顧其人物地位何如也王伯申謂於爲與言唐虞與周爲盛也婦人或謂當作殷人無稽語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

歸附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併之其旨渙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三分天下注以大州言之逸周書程典云文王合六州之侯率勤於商是注所本也然經言三分程典言六州皆就

大樂而言非

真盡地而分

子曰焉吾無閒然矣

閒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昔已不能復閒則其閒

閒 閒辨隙也謂指其辨隙而非讚之也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馬 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也

非 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注 不舉神貴帝郊縣諸禮

而博舉豐潔者對非飲食而言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張 力臣曰黻黑與青相次之文也市則

世加紳於市為帶非也又改鞞八系為紱亦非也

式三絮經作敝借字詩作帶亦借字紱後作字

孔 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衣 服常服敝敝屣也以章為之冕冠也者祭服也

禮記

邢疏引鄭君注曰黻祭服之衣言衣者謂當股之衣言

祭服以別于褌也明堂位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
章鄭君注黻冕服之褌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
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
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大夫山士棘草而已據明堂
位之女及鄭君注則畫黻以山爲致美乎黻之始矣玉藻釋
君朱大夫紫士爵韋鄭君注此元摠服之褌也凡褌必象裳
色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紫裳惟士元裳黃裳褌裳也皮
弁服皆紫褌五藻又云一命緹褌再命夾褌三命夾褌鄭君
注此元冕畫弁服之褌尊祭服異其名曰鄭君辨元端之褌
皮弁緹弁之褌如此則邢疏所引鄭君注以黻爲祭服是也
依是推之易云朱黻方來利用享祀是冕服謂之黻也土冠
禮主人元冠紫褌以筮曰三加之服緹衣則緹褌皮弁則紫
褌是他服謂之褌也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用千方叔赤芾
金駟歌予身東都之諸侯此芾黻通借黻褌澤言引通耳鄭
君又曰古者田漁而會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
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辨者不忘本也此鄭君言黻用章
之源而致美之黻則易以布帛矣朱子注以黻爲蔽膝段氏

於說文衣部禕蔽膝也注

言葦膝之禕與蔽禕異

冠又曰冕之異於弁冠猶款之異於禕也約鄭君及賈孔之說言之冠者骨服之通名冕者冠中之別號世本云胡曹作冕易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浴茲取諸乾坤則冕服始于黃帝也夏之冕不得詳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儀禮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其文弁冔廣邠特牲同呈夏冕名收也禮器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縹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家以此爲夏殷禮此夏冕之等喪敷縹或原曰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皆冕屬也夏之在道服之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書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言天子之冕旒至于士三旒也周禮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元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凡此見夏冕之大畧也

阜宮室而盤方子冔池

史記夏本紀作致費于冔
故汲冢同阜从甲从十

包曰方里爲井井開有溝溝廣深

四尺十里爲成成閉有洫洫廣深八尺

溝田開水道以

正疆界簡旱潦者也

李安溪何義門說溝洫小水也天下小水無不治則
尺土寸壤無不可宅是言禹之居無未安而莫萬姓之皆也
張斗峯謂經傳言官室閭之溝洫又一說也式三謂官室溝
洫皆地財入功之所費而官室費猶少溝洫費尤大故聯舉
之經文盡力史記作致費以致孝致美例之古本作致費者
文一側而義尤顯矣先王之重溝洫者早則資灌漑潦則備
溝泄常則分疆界以杜侵佔變則殊縱橫以防戎車是以秦
齊賤之地而不貪殫疏濬之勞而不吝也後世阡陌既開川
滄澤洫之不修致西北富沃之區反仰食于東南而東南之
重賦不能減誰能遠績禹功與西北之水利乎以是知聖人
之書慮
思深也

又曰包注所言溝洫之制本之攷工記匠人鄭君以此
爲周之三等采地司井田法即般之助法而遂入云卜夫育

溝鄭君以爲周之六鄉大遂四處公邑用溝澮法卽夏之黃法今包注引匠人文以證夏制而不引遂人何也曰申鄭君注者謂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是溝澮之多少其異一井田之法賦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遂人注云以南畝闢之則遂縱而溝橫其異二遂人之川是人造之匠人之川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此說者皆言遂人匠人異制先創皆破之矣匠人成間有澮者謂其間有澮其實一成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同間有澮者謂其間有澮其實一同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匠人云同間之澮尋遂于川各載其名此言澮水出注入川處著其名使人有所係謂觀此而知埭川者非一澮藪東原曰溝澮之法一夫百畝田晉有遂夫三爲屋遂路以溝屋三爲井溝是井間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澮通十乃成澮在成間也十成爲終澮端則澮十終爲同同澮于川澮在同間也此溝澮之多少不必泥也遂人注云遂縱溝橫乃東畝之法畝間有畝以南畝謂之別畝縱而遂當橫鄭君注及賈疏脫去畝間有畝一節故有此說蓋南畝而耕畝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畝

橫遂縱溝橫澗縱澮橫川縱此南東其畝之定法是窅人注
南畝之說不足據也并田之法備乎一同或百里內有數川
亦因乎自然或遠乎川引澮長之舒促不可一定爾雅絕大
母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皆因川創田之法匠人
云溝必因水隄以大川常在兩山之閒不能盡方如棋局眼
以爲夫之地而據此爲九一什一之辨未可致信詳見戴東
原文集及攷
工記補注

禹吾燕閒然矣

禮記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
深美之。楊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
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禮記此贊夏后之豐儉合宜以觀世也周末衣會宮室俱踰
禮制既失之奢史角在魯魯有墨翟之學墨家之儉自謂宗
師大禹此又異端之宜闢矣史記曰墨者儉而難遵要其溫
本節用財人給家足之道也然曷若反復此經宗師夏后之

為得

受業婿王德忠校字